
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六

明　梁寅　撰

唐國風

周成王以帝堯舊都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居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仍始封之舊號也

蟋蟀

唐俗勤儉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為樂故賦是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三章皆賦也蟋蟀促織也聿遂也日月其除除除去也言日月將舍我而去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言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職

之所居者其可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瞿瞿者却顧之貌言雖好樂而不至荒躭當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乃不至於危亡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歲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逝邁皆去也職思其外言不徒思其職之當為又當思諸餘之事而豫備之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其休歲晚則役車皆休息也役車者謂之棧車其制卑小庶人行役所用與乘車不同日月其慆慆者過也言日月虛過也職思其憂人能思當憂之事則不至於憂也休休安閒也其瞿瞿也其蹶蹶也始而勤也其休休也終於逸也

山有樞

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憂也

山有樞音歐又音㮺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三章皆興也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以興富貴之家則有車馬也樞剌榆也榆白榆也弗曳弗婁曳拖也婁亦曳也弗馳弗驅走馬者馳也策馬者驅也宛坐見貌它人是愉言它人以其所有以為愉悅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樞也樹類漆杻似棣官園種之名曰萬歲葉似杏而尖其色白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其材可為弓弩幹及車輞洒掃廷內撾鍾考鼓必大燕者為之儉嗇者不設燕故廷內不洒掃鍾鼓不考擊也保者居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皷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勸之以酒食歡宴也故曰且以喜樂言可消憂也又

曰且以永日言宴樂則不覺日之長也他人入室其所有皆他人之物也

揚之水

晉昭公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强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此詩者國人所作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三章皆比也揚之水水之散流而緩弱也以比晉之

衰白石鑿鑿石之巉巖而高也以比沃之盛素衣朱

襮襮領緣也是乃諸侯之服言桓叔將爲諸侯故國

人將從之于沃也從之而既見云何而不懽樂乎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朱繡以朱而繡其領云何其憂無所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水清而石見分明也有命謂將受命于王以爲

諸侯也不敢以告人欲其事之成故為之隱也

椒聊

舊序謂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傳曰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二章皆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盈升椒實之多盈于十合之升也碩大無朋

言其盛大無與比也且語辭遠條條之遠則實益多也此贊美之辭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捧之曰匊

綢繆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昏姻之禮者人為賦之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章皆興也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言束薪者必纏綿之際然後可負荷而建辰之月心之三星又昏見于天之東以興今夕何夕而乃見此良人乎子兮子兮指婦言之也如此良人何言何以當此賢夫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者草也隅者東南隅也子兮子兮指夫婦言之也如此邂逅何言何以有此良會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楚者荆屬亦以為薪也子兮子兮指夫言之也如此粲者何言何以當此賢婦也

杕杜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二章皆興也有特生之杜本孤立也而其葉湑湑然

蕃盛以興人之孤立者不可無助也我之獨行踽踽

然豈無他人乎然不如我同氣之兄弟也既無兄弟

矣嗟行路之人何不比輔于我乎見人之無兄弟所

當閔者何不助我乎佽者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睘睘猶踽踽言無所依也

羔裘

傳曰此詩不知所謂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羔裘而以豹飾其袖乃卿大夫之服也居居究

究爾雅曰惡也毛鄭亦然傳以為未詳今觀二章下

二句疑為美其大夫之辭言豈無他人之可從乎維子與我為故舊也維子與我相親好也若然則居居究究乃美辭非惡也

鴇羽

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三章皆比也鴇似鴈而大無後趾疏云鴇連趾性不

樹止樹止則爲苦栩者柞櫟也其子爲皂斗其殼可染皂苞叢生也鴇性不木栖今乃集于叢生之栩以比民性惡勞苦今乃久從征役也王事靡盬盬攻緻也言靡盬者事不完也謂之王事侯國之民供天子之役也曷其有所言何時使我有定所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苞棘者叢生之棘尤非所安者曷其有極言無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行言其成行列也稻者南方稻米水生而色白粱似粟而大爾雅翼云今人多種粟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少有常復常所也

無衣

史記云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賂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葢述其請命之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七者侯伯七命之服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之服也言不得七命之服則但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可也唐之方鎮請旌節于朝曰旌節吾自有之但重長安本色耳武公之意亦然故曰我豈無二章六章之服乎但不如天子命服之為重也安且吉謂無後患安且燠謂安榮如挾纊也請命天子而曰

豈無衣又曰不如子之衣其辭悖慢甚矣夫篡逆者必誅而至貪貨賂不加天討反錫命之乾綱之弗舉王靈之不振誰之咎與

有杕之杜

爲此詩者有好賢之心而恐不足以致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杕杜生于道左本可以蔭行人而其蔭薄少我

雖有好賢之心而力寡薄彼君子者安肯適我乎噬
發語辭夫賢者非為飲食而至也而人之好賢者非
飲食無以寓其誠敬故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好
賢若是是亦可謂賢者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道周者道之周繞而曲處也

葛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思而賦之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也似栝樓葉盛而細言葛之生則蒙蔽于荆楚矣蘞之盛則延蔓于野中矣彼物各有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能相與而塊然獨處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地之界限也獨息獨居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以角為枕粲然而鮮美以錦為衾爛然其文乎

何夫之不在而獨處至旦乎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是為甚生不得同居以相娛死猶願同葬以畢志此以見婦人之從一而終無他心也其居其室皆謂墳墓也

采苓

刺聽讒之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興也苓藥草也其為苓者非為蒼耳為甘草為茯苓為朽木之菌皆曰苓也采苓者必求之于僻遠之地故因之起興以為凡聽人言必加審察不可輕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姑舍置之未可遽以為然也人之為言胡得焉謂泛泛之言未必皆得其實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苦者苦菜也苟亦無與不可輕于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葑蔓菁也

秦國風

秦本伯益之後有中潏者居西戎七世孫曰非子為

周孝王養馬而蕃息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宣王時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討西戎不克而見殺及犬戎殺幽王仲之孫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于洛邑有功王封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地八百里至玄孫德公乃徙于雍　愚嘗論之曰平王之封秦襄可也而使之逐戎即有岐豐之則非也豐鎬者周所興之地先王之宗廟在是非可棄者而王乃棄之一失也天子之封諸侯也有其制

諸侯有功而寵錫之也有其典令予以八百里大地逺王制而悖典禮二失也西都之地阻山帶河其民重厚而質直雄勇而剛毅乃不能保有其民以四征不靖三失也平王誠能有少康之志總率東諸侯以討犬戎彼秦者固當盡力何患乎戎翟戎翟既逐據形勝之地以控制六合而夷夏咸服矣平王不能然而周由是以衰秦由是以興嗚呼是三失者豈小失也哉

車鄰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也白顛白額馬君子謂秦君寺人之令欲見君者必使内小臣通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皷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山坡曰阪有漆有栗無所取義但以秦地所有隨見而發興也鼓瑟勸之為樂也八十曰耋逝者其耋言日月之逝而老將至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簧者笙中金葉也

駟驖

美秦君田狩之辭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三章皆賦也說文驖馬赤黑色六轡者謂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于觖故在手者六轡也媚子君所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時辰牡言虞人奉是當時之獸以待射也物之可食四時異宜故曰辰牡公曰左之射必中其左然後為中殺也舍拔則獲發矢無不中也拔謂箭括箭之

築弦處也

遊于北園駟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獫音斂去聲驕音枵

春秋傳曰鄭有原圃秦有具囿北園豈即具囿歟四馬既閑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輶輕也鑣馬銜鐵也銜外有鈴聲和如鸞故曰鸞鑣載獫歇驕獫也歇也驕也皆田犬之名歇一作猲驕一作獢獫長喙者歇驕短喙者以車載犬蓋行遠必休其足力也

小戎

襄公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以征西戎故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葢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三章皆賦也兵車曰小戎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大車之内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軫四尺四寸比大車為淺故曰俴

收也五楘梁輈楘者文章歷録然之皃梁輈葢從前
軫以前屈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衡横于輈下而
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又以革五處束之其文章
歷録然也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亦謂之輈游環脅驅
游環者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游移前郤
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
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
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内

入也陰靷鋈續　陰者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曰陰也靷者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有續靷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也黄公紹曰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軹居輪之中實得其半孔疏以軓為轍非也文茵暢轂文茵如虎皮褥是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内受軸者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故曰暢轂暢者長也駕我騏馵騏者馬蒼文色文如博棊馬者馬

左足白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美其夫之辭也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之俗以板為屋想夫之遠征在于板屋亂我心思之委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騏駵是中以赤馬黒鬛者為兩服也騧驪是驂以馬之黄與黒者為兩驂也龍盾之合盾即干所以扞身者畫為龍文以二合載車上備鈌壊也鋈以觼軜觼

乃環之有舌者軜者驂内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曰觼軜亦鋈白金以為飾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言未知歸在何時何念之切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孔羣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孔羣甚和也厹矛鋈錞厹矛三隅矛也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錞者平底也蒙伐有苑伐者盾之别名苑者文貌乃畫

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韔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二弓顛倒安置于韔中也竹閉緄縢閉者弓檠也以竹為之緄者繩也縢者約也以繩約其閉于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思之無已寢興弗釋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末二句皆義其夫之情統觀三章所云雖為婦人所自言然其言制器之詳密豈婦人能之葢亦工于言者設為婦人之辭耳

蒹葭

此君子有所思念而作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又疑當為興蒹葭既蒼蒼而老色白露既寒而為露此晚秋時也所謂伊人猶言彼人指所思者也在水一方望之隔水也遡洄者逆流也逆流而上則道路阻修遡遊者順流也順流而下又在於水中言見其人之難也此詩雖不知何所指然其辭可誦後

人之詩多摹此意固不必求其為何人而作也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湄者水草交也躋者崎嶇而難升也小渚曰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浥露而光采也右者不相值而出其右也沚亦小渚

終南

秦人美其君之辭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二章皆興也言終南山果何所有乎有木曰條者焉又有曰梅者焉條者郭璞曰山楸也因二木而人往言秦君至此山之下以錦爲衣以狐爲裘而其顔如渥丹則稱其爲君也哉渥丹者容色紅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者山之廉角也堂者山之寬平處也黻衣者衣之文如亞又如兩已相戾乃畫之者而裳則繡之者佩玉將將美其儀也壽考不忘願其壽也

黃鳥

秦穆公卒遺令以人從死康公狥父之亂命於是從死者衆而子車氏之三良與焉國人哀而賦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三章皆興也子車奄息子車氏之子名奄息也百夫之特傑出于百夫之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迫而納之壙中是以惴惴然恐懼也殲殺也人百其身謂可贖則雖百人贖一人亦可益深痛惜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仲行亦名也百夫之防一人可以防禦百人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鍼虎亦名也防禦猶防也夫秦之以人從死始于武公戎狄之俗也穆公慕聖賢者而亦若是乎康公從

父之亂命父子之罪固均也時無明王又無賢伯莫之能討觀詩之所刺世之變能不悲乎

晨風

婦人以夫而賦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三章皆興也晨風鸇也又謂之鷂陸璣云黃色燕頷

擊鳩鴿燕雀食之向風摇摇而飛疾鴥者疾飛貌欽

欽憂而不忘也傳曰此與扊扅之歌同意秦俗然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櫟者發生之櫟六駮者梓楡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棣者發生之棣也棣有二曰唐棣者赤棣也一名移論語言唐棣之華是也曰常棣者白棣也一名玉

李詩言常棣之華及維常之華是也棣赤羅也其文細密如羅子似梨小酢可食

無衣

秦民好攻戰故於平居而賦以見志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民于平居而相語若將征行豈可曰無衣乎我之有袍與爾同衣之天子有命而興師則當修我之戈矛與爾同討仇讎也仇讎若西戎是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者褻衣近膚而垢澤也戟者車上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傳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者如此然岐豐之地文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

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也

渭陽

秦康公送舅氏晉文公也舅序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文公方歸晉恐有拒之者故穆公既以兵送之康公

亦贈以車馬所以資助之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贈以玉佩見悠悠之思非虚言所以表其相厚之實意也毋既殁矣而敬其舅氏禮意兼重此所以念毋也此所以為孝也

權輿

秦君待賢之禮始勤而終怠故賢者賦此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屋渠渠居之安樂也乃勤于始也每食無餘食之不足也乃怠于終也不承權輿言不能繼其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凡事之始曰權輿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每食四簋言飲食豐厚也前日每食無餘此日每食不飽惟其無餘是以不飽此與楚王戊醴酒不設同再嗟嘆言之當時之養賢者能不愧乎

詩演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七

明 梁寅 撰

陳國風

陳帝舜之後周武王時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宛丘之側與黄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云

宛丘

刺遊蕩之人也

子之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三章皆賦也言遊蕩之子在于宛丘之上維其逍遥自得有以快情而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鷺羽舞者所執也鼓之舞之所謂巫風也故說詩者以為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是則其所由來者固久矣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瓦盎也乃盛酒之器擊之以節樂翿者翳也舞者持以自蔽也

東門之枌

男女會聚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三章皆賦也枌白楡也皂斗也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明言其氏葢亦貴女而乃為女巫舞于枌楡之下

可恥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差擇吉日也棄婦之業而舞于市縱恣之甚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越以鬷邁鬷者衆也于是以衆人俱行也荍名芘芣又名蜀葵花似五銖錢粉紅有紫紋視爾如荍美其色也貽一握之椒感其意也

衡門

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者横木為門居之小者衡門之下而可以棲遲則不必高廣之廈然後安泌水之洋洋可以翫樂而忘飢則不必肥甘之奉然後飽果何待于外而何求于人哉泌者泉水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比也齊女姜姓宋女子姓言曰食而無飢斯可矣而必河之魴必河之鯉則唯美味之者非安分者也取妻而為養斯可矣而必齊之姜必宋之子則唯美色之好非尚德者也人而若此未免于厭貧賤貪富貴而賢者之心豈如是哉

東門之池

男女會遇之詩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麻紵可績以為布菅似茅而柔韌可以為索及織屨見人以三物浸于城下之池故因以起興思與淑女會遇也或曰此但為男悅女之辭非必會遇也

東門之揚

男女期會有負約而不至者故賦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興也楊柳枝楊起者牂牂肺肺葉之盛也明星者啟明星也常先日而出昏以為期而至於將旦益女之負約也

墓門

刺不良之人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而荆棘生焉以興其人之不良國人皆知之既皆知之而不能改悔則其稔惡也益自昔而然矣斯人也益所謂末如之何者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者鴟鴞惡聲之鳥歌以訊之言不良之人歌其惡而訊問庶知愧也訊之而不我顧則必至顛倒狼狽于斯之時當思我之言矣其曰夫也不良序以為刺

陳佗未知然否今但取其懲惡爾不必求其人也

防有鵲巢

男女有私而憂或閒之之辭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防者人所築以捍水卭者丘也亦或地名旨者美也苕者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如蒺藜嫩可生食以鵲巢旨苕起興言誰侜張予所美之人乎乃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侜張者猶誑言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之類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恐懼意

月出

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三章皆興也懰猶僚也懮受憂思也慅猶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夭紹糾緊之意慘亦猶悄也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二章皆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姬子徵舒字也兩曰從夏南者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我國人我君也說舍也言我君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往來不息可憂之甚矣

澤陂

刺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三章皆興也蒲質柔荷色美興男女之相悅也比有美之一人不能禮自防使君子見而傷風俗之敗目泗鼻涕一時俱下如滂沱然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簡見鄭風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菡萏荷華之未發者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言久以不能寢見憂思之無已也

檜國風

檜妘姓之國祝融之後鄭桓公滅之遷國於是今鄭州其地也　蘇氏曰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為衛也

羔裘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不能自强于政治故詩人憂之此

臆度爾詩言羔裘如膏則曰潔其衣服詩言逍遥翱翔則曰逍遥遊宴非有所據也以爲鄭人作之或者爲懷賢之詩與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三章皆賦也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皆貴者之盛服也衣狐裘以朝君狐裘又美于羔裘也忉忉憂勞也其曰豈不爾思亦若懷仰而不得見之意耳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翱翔猶逍遥亦有從容自得之意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有曜言裘之鮮美如脂之潰而光曜也

素冠

賢者病喪禮之廢苟有能行喪禮者則願見之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三章皆賦也庶冀也幸也又庶幾也言有居喪素冠之人則庶幾見之棘者急也其與亟革字異而義同記曰喪事欲其總總爾蓋居喪者有急遽之狀無雍容之意故曰棘人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貌似不見其

人而至于憂勞蓋傷夫俗之薄而禮之廢深欲得見復古之君子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衣謂縗服也與子同歸猶言微斯人吾誰與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蔽膝也韠本以皮此言素韠則亦為喪之布而已蔽膝之制如一巾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蓋古者以席畢巫前臨俎豆為此以備濡漬也冠衣韠皆備喪禮之備可知與子如一言彼此之心如一也

隰有萇楚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舊序以為疾其君之淫恣者蓋誤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三章皆賦也隰者地之下濕處萇楚銚弋也今謂之羊桃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赤紫色子如小麥猗儺柔弱夭少好貌沃沃光澤也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君與有司之失也而託草木以為言其辭微婉不斥其國忠厚之意亦免禍之道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民之困于徵斂以有家也無家則無累矣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室卽家也

匪風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是詩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偈車疾之貌周道適周之路也言常時見風之飃發車之疾驅則

中心驚怛不能自安今非風之飃發也非車之疾驅也但適周之路在乎目

中昔也使國朝王皆由此道今也王室衰微莫能往朝木必有本水必有

源本源之思關其無人是以不免乎怛傷悲閔之意形于顧瞻之間斯人之賢可知矣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嘌者車搖而不安也或曰車聲也弔傷悼也

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釜即鍑也鬵即甑也託興乎烹魚言但有尊王室之人則思見之故曰誰能烹魚乎我則為之溉釜與鬵矣誰能西歸乎我則懷之以好音矣懷者猶曰懷諸侯懷遠人之懷來之也好音美言也以美言奬勸其人使且尊王之心不至于怠也

曹國風

曹乃武王弟振鐸之所封在兖州陶丘之北今曹州即其地也

蜉蝣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作詩以刺之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三章皆比也蜉蝣一名渠畧有甲之虫朝生莫死似蜣螂而小身狹而長有角叢生糞土中甲下有翅能飛蜣螂者轉糞土為丸與此異也衣裳楚楚言其人之衣裳鮮潔如蜉蝣之羽也于我歸處言其美服奢麗終至窶貧故為我之累歸我則當有以處之也舊序以為刺其君其言歸我似為

親屬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采采言服之華采如蜉蝣之翼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掘閱未詳或曰以其出于糞土而鮮潔可觀也麻衣如雪

布精好而白也說讀曰稅言稅駕而舍止也

候人

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刺之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者道路迎送賓客之官然此曰候人者非專爲迎送乃多其徒衆而逸遊驅馳爾戈如戟而横安刃故有兩刃其柄長六尺六寸蓋戈戟皆有枝兵而戈乃單枝戟則雙枝也祋即殳也柄長丈二而無刃其塟入秡主以擊人者彼其之子其者語辭之子指小人也三百赤芾芾與韍同即蔽膝赤芾之人至于三百之多言惡徒衆也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故舊𦕅序以此詩爲刺曹共公亦或然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似鳧而小其膏可以瑩刃一名淘河食魚不濡其翼言飽而在漁梁其翼不濕也不稱其服無德而服飾華美為不稱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也不遂其媾如此之人不稱君之恩寵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貌朝隮雲氣當曉而升騰也草木

深暗山雲蔽翳皆以譬小人衆多而氣勢翕聚也婉孌少好貌季女少好不免飢餒譬賢人之屏棄也

鳲鳩

詩人美君子用心之專壹舊序以爲刺詩者誤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四章皆興也鳲鳩之名多曰鵠鵴曰戴勝曰布穀以爲戴勝者頭上毛花如幡勝故月令注以爲織紝之

鳥謂當春而勸婦織絍也以為布谷者言其勸農布種也在桑者月令云戴勝降於桑其子七言其子多毋飼之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其儀一心如結言君子之咸儀專壹于外無所差失有其心存于內而誠敬無間也如結者如固結而不解也因鳲鳩起興以美君子之德凡德之形于外莫非有諸中者以為之本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子在梅者毋在桑而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毋常不移其帶伊絲帶謂大帶即紳之下垂者伊語辭也其弁伊騏皮弁而青黑如騏馬之色也此言君子容飾之盛異于不稱其服者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棘者有刺之木不忒者言威儀中適也正是四國有

威儀者必有德足以化民故能正四方之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木名實如小栗國人四國之人也胡不萬年祝辭也君子能以德而正人之不正則宜享遐壽也
下泉
舊序曰思治也是時王室衰微天下無王小國困敝故曹之賢者悲憂感嘆思周之盛王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四章皆興而比也冽水之清而寒者下泉泉之流而下者浸彼苞稂苞叢生也稂者童粱乃莠屬言寒泉下流尚能潤物故因之起興以見王靈不振而澤不及下也愾我寤歎愾太息也寤者寐覺而有言也念彼周京思念周之京師而願見明王之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者蒿也莖麤科生可作燭有香氣祭祀爇之京周

即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筮草史記云蓍千歲則一本百莖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芃美盛也膏潤也四國有王言四方之國皆知尊王也郇伯文王之弟封郇而伯爵也勞之言能勞來諸侯之來朝者也此詩先曰苞稂無用之物也次曰苞蕭苞蓍則有用矣終以黍言之則民食所賴其用

尤切若曰黍苗之盛而得時雨之潤則成熟可望四國知有王而郇伯能勞來之則王道可行矣傳言郇侯為周伯而傷今無其人考之經傳周之盛時郇侯未嘗為方伯無事可見葢郇伯乃王朝大夫如凡伯原伯當作詩之時王臣有郇伯者稱賢故詩人望其能興王室也此以見其思治之切也

詩演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道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顧維琳

詩演義卷八

明 梁寅 撰

豳國風

周之先世后稷封邰至公劉立國於豳之谷故稱豳國成王立年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戒王謂之豳風而凡周公它所作及為周公而作者亦附之其後

七月

周公作是詩以訓成王欲其念先公之風化知衣食之艱難曰七月者取篇首二字名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八章皆賦也七月者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謂之斗建申以北斗之柄指於申也流火者心星為大火

乃東方之宿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
昏下而西流矣九月授衣以是月之末霜降始寒而
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也一之日觱發謂斗建
子一陽之月而風寒也變月言日者言是月之日也
風寒而曰觱發者羌人吹觱栗以驚馬風之驟起而
寒如觱栗之發聲也二之日栗烈斗建丑二陽之月
而氣寒也氣寒而謂之栗烈者陰氣慘烈無風亦寒
使人震栗也無衣無褐衣者繒纊與布為之褐者毛

布也何以卒歲謂歲晚極寒無衣褐則無以終此歲也三之日夏之正月也于耜于者往也耜者畊器也其端鑄鐵為之所以起土者也謂之往修田器者言自邑居而往就田廬為之也四之日夏之二月也舉趾者舉足而畊也時天氣已暖故東作興矣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曰我者自家之老者言之也以飯餉畊者曰饁少者皆在田故老者與婦及子而餉之田畯至喜古者有田官謂之畯者即農人之俊者也稱曰

田大夫又曰司穡其至而喜喜其治田早而用力齊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載陽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黄鳥也女執懿筐國中之女執懿美之筐以采桑也微行者小逕也采

蘩祁祁蘩白蒿也祁祁人多也蘩初生而嫩可以生蠶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蓋女之嫁人乃歸其家然心悲者以離父母也公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必為豳公之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八月萑葦於八月取蘆荻共來歲蠶事之用也蠶月

條桑於治蠶之月落桑之枝而將取其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者隋銎斨者方銎隋銎者受柯之孔匾方銎者受柯之孔方遠揚桑之遠枝揚起者蓋小枝以刀落之遠枝必大故須用斧也猗彼女桑猗者取葉而存條也女桑為小桑故惟取葉而已七月鳴鵙鵙者博勞亦曰伯勞應陰氣而鳴乃惡鳥也以夏至來冬至去故史傳曰伯趙氏司至也八月載績績者緝麻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言蠶績功成為繒為

布皆以染之或玄或黄而朱色尤甚鮮明也為公子
裳上衣下裳皆可為之但言裳者取韻叶爾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四月秀葽未知葽為何草或云狗尾草或云即遠志
皆不可知五月鳴蜩蜩即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者
以八月而穫也十月隕蘀夏之十月木落葉也一之

日于貉建子之月農功閒暇可以田狩而往取狐貉也二之日其同建丑之月家戶同出以繼續武功也其曰武功者功猶事也古人因田獵以習武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豵為一歲豕則小故私有之豜為三歲豕則大故獻于公勤以贍生忠以愛上豳俗之厚如此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而異名也又曰絡緯曰促織以將寒而鳴乃勸女工故以名之也其始生而動股稍出而振羽散處而在野漸涼而在宇將寒而入牀下亦隨時而易處也言完室備寒在于九月而必自五月言之者以五月一陰生乃寒氣之始萌也爍石之暑不始于春暮而始于冬至一陽之生氷洒之寒不始於秋晚而始於夏至一陰之生故言寒氣自五月

而始如易言履霜堅氷其來以漸欲人辨之於早而慮之於微也穹窒熏鼠其高者如瓦漏墻缺則補塞之其下者如鼠穴在地則熏去而填之也塞向墐戶室之向明者障蔽之戶之以蓬蓽者泥塗之九月乃納禾稼之時也民固少暇矣而完室廬者亦不可緩也納禾稼慮飢也完室廬慮寒也飢寒之切身謀生之不易為民之上者知下之情而形之辭其憂民之憂葢如此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為家長者

嗟歎言之婦子賴我者也我既憂勤婦子有賴歲云莫矣可以入室而安處矣其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莫非民之情而上能言之其勸勉之意亦見矣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食鬱及薁鬱者棣屬陵氏云棣似郁李而小蓋果實也薁蘡薁也說文云草名蓋野草可為菜者亨葵及

菽葵菜名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爾雅翼云葵為百菜之王味尤甘滑菽豆也七月禾黍未熟貧家煮食可充飢八月剝棗剝擊也爾雅云棘實謂之棗故棗字累兩朿也十月穫稻水田晚稻以十月熟也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至冬而釀酒已成春而可飲故以奉親飲賓古人飲酒必曰為壽祝願之辭也食瓜者瓜有數種皆秋而可食斷壺者瓠如壺形故名壺而斷截烹之菽苴謂收拾麻子也采

荼采野生之苦菜也薪樗以樗乃惡木故伐之為薪也凡求菜果親庖厨皆婦人之事故曰食我農夫曰我者設為婦人之自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畊鋤為圃以種菜茹物成之後則築之使堅以為禾場禾稼者百穀之總名黍稷

重穋則穀之有四種也黍即粟也稷謂之穄闕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闕

肅霜初寒之時也滌場穀皆收藏而蕩滌其場也

酒兩尊曰朋酒羊之小而肥嫩曰羔羊躋升也言

升國君之堂舉兕觥之酒所以致敬於上也萬壽

無疆祝君之壽也上之愛下也切下之敬上也至極之君民相與者如此然民賤而君尊也以牲酒奉君不為褻乎蓋先公之世國土未廣人民未衆故君民之分雖殊而上下之情交盡如一家父子然其淳朴之俗又可見也

鴟鴞

成王立而尚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而攝政使管叔霍叔蔡叔監殷三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都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王之疑

公猶未釋既踰二年因雷風之變而成王啟金縢之匱見周公册書願以身代武王死王乃大悟方知三叔之言為誣謗遂自迎周公以歸然後東征以討武庚及三叔觀金縢之書知鴟鴞之詩為周公親作無疑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四章皆比也而此章首言慮患之意鴟鴞惡鳥以比武庚管蔡言我者周公以比自己言室者以比王室

也當公遭謗之時避居東都管蔡包蔵禍心欲危王室而成王惑於其言公於此時憂慮之至然非憂慮其一身也慮王室之不靖也慮天下之未寧也故為此詩以貽王庶王之感悟其託為鳥言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子而食之矣毋再毁我之室也我之於子恩愛之至勤勞之甚所以鬻養乎子者良可憐閔若巢室之毁尚何望哉慮患之至而形之辭者如是其切聖人之情見矣斯語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令汝下民或敢侮予

此章言豫防之意其為巢者以備風雨也故及天未陰雨之時取桑根之皮以纏綿巢之牖戶使之完固令爾在下之民有敢侮予者乎下民亦比管蔡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此章言勞苦之意拮据手口並作也捋荼者捋取萑

茖之屬以藉巢也蓄者積也租者聚也積聚草木以成巢也卒瘏盡病也其勞苦如此葢曰家室之未就況能鬻子乎武王之存周公之宣力固多武王既歿成王尚幼周公身任天下之重其勤勞王家何異鳥之營巢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予維音曉曉

此章言危懼之意羽之譙譙則脫而殺矣尾之翛翛

則勞而敝矣室之翹翹則又高而且危也風雨之漂搖則危而欲墮也予維音曉曉則哀鳴可憐而莫有救之者也公之去位天子孤立王室將危天下將變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辭之哀如此而王心猶未悟則知公之心閔公之誠惟天而已矣風雷之變升感應之自然者乎

東山

舊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　按此序得之其曰大夫作亦或然也傳以為周公自作則未見其實又按書金縢言周公因流言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然後東征討管蔡其首尾又三年也傳於東山不言避居東都葢朱子初以居東二年即東征後又言其不然而傳於鴟鴞東山二篇之中未及添改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四章皆賦而其中有興焉每章之首四句皆同者言其征行之久歸途之艱重復其辭以深致意與他篇不同蓋又一體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蓋曰身在東西方言歸心向西而先念家公役雖完而私計多鈌是以悲也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言家人當爲閒居之衣自令以後可以無用行陣而不必銜枚也士與事同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此則興也道中見桑上之蟲

蜎蜎然而動而我敦然獨宿猶在車之下初啟行而家尚遠為可憐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在道而想其家之寥闃也果蠃之實亦施于宇果木生者蠃亦果而蔓生者蠃延入宇下言其多而不得食之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伊威虫名謂之鼠婦

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出入則結網
當之以町畽飛虫町畽鹿場熠燿宵行町畽者舍傍隙
地無人在舍故鹿以為場也宵行亦虫名夜行喉下
有光故以名之熠燿言其光也不可畏也言豈不可
畏也伊可懐也言不能不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東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
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將至家及已到家之辭也鸛鳴于垤鸛似鶴而好水將陰雨則鳴垤者土高如冢蟻知陰雨故將陰雨則蟻遷于垤以避水鸛就食之故其鳴于垤乃將雨之候也婦歎于室閔其夫在道之苦也灑掃穹窒我征聿至婦以夫將歸故灑掃其室穹者高仰之處窒者卑下之所皆既潔淨於是其夫忽然而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夫歸而見瓜在栗薪之上敦者聚而多苦則不可食繫于薪則人之所棄而不取也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言不見此苦瓜已三年矣傷去家之久

見土物而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軍士未娶者歸娶而喜也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仲春暄和倉庚飛而羽鮮明因之起興以言昏姻之樂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之子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于歸歸于夫家也其馬有黄白而曰皇者有騂白而曰駁者言從衛之盛也騂赤馬而黑尾此曰騂白乃赤而無白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縭帨巾也女嫁而母成之為之施衿結帨而資裝之多或九或十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作詩者有以曲盡人情矣男女人之大欲而死亡人之大惡也令東征而歸得免其所惡而遂其所欲上之人知其情故因其所欲言而不能者乃代之言焉葢說以使民者如是矣

破斧

舊序曰周大夫以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三章皆賦也大夫美周公而以我斧我斨言之託為軍士之自言也葢軍士知公之心公平正大其興師討罪乃為天下非為一身然軍士不能自言也故大夫代之言此詩者葢有以通上下之情矣隋登曰斧

方銎曰斨銎者斧之孔以受柄者也斧斨破缺者聖人之兵未至於多殺而血刃之甚也葢但言軍士之久役而勞苦耳四國是皇言周公之征唯欲安靖四方之國非為暴者耳皇荀子注云正也言欲使四方皆歸於正也舊序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誤矣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言公之哀我民其德惠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亦軍中所用者吪化也言欲四方皆化惡為善也亦孔之嘉言公之哀我民者意甚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亦鑿屬或曰獨頭斧也遒歛而固之也說文迫也楚辭云遒白露而為霜此葢欲四國速就於善之意亦孔之休亦言意甚美也

伐柯

傳曰此詩以比東人欲見周公之難也今詳詩意疑為歸士新昏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二章皆比東征之士歸而新昏喜而賦是詩以伐柯為比葢曰欲修斧柄者若之何而成乎非以斧修之而取則於手中之柄則不可成也欲取妻者若之何而諧乎非媒妁善言而通二家之意則不可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前章言匪斧不克未見取則之意此言取則不逺比
昏之不可無媒所以藉之者甚切也之子指妻而言
也既見妻之至於是列籩豆以宴樂葢為酒食以名
鄉黨僚友乃昏禮之常也籩者竹為之以盛果實豆
者木為之以盛餚食踐者成行列也妻之既見宴之
禮盛皆自喜之辭也

九罭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今按居

東者非東征也乃先遭謗之時避居東都也此詩四
章言無以我公歸為成王迎公以歸亦明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此章至三章皆興也九罭九䍡之網也爾雅云緵罟
謂之九罭緵者緵數之多至八十緵蓋網之細密者
鱒魴皆大魚也鱒似鯶而鱗細目中赤色一道横貫
其瞳俗呼赤眼鱒食螺蚌多獨行魴即鯿也細鱗縮
項闊腹廣而方故曰魴厚而匾故曰鯿網得美魚人

以為喜故以興得見周公而喜也之子謂周公也伐柯以之子為婦人此以為周公者古人語質如六君子或以稱王者或婦人稱夫尊卑不嫌同辭也衮衣繡裳上公九章之服也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五者皆繪之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四者皆繡之於裳天子之龍一身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因鴻飛起興言公去而不留也公歸無所言公之歸也復為冢宰豈無其所乎再宿曰信言公於女之地不過再宿而去矣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不復言去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賦也言公遭謗避位而來此是以得見此袞衣

之貴王令悔悟迎公以歸願留於此毋遽以公歸而使我悲也公固不可復留也但以見東人惓惓之意爾

狼跋

周公遭大變而不失其常周大夫以是美之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二章皆興也狼似犬鋭頭白頰高前廣後其性貪狠跋者躐也胡者老狼頷下有垂皮也疐者跲也老狼

進而躐其胡退而跲其尾故託興以見周公遭難而進退兩難也公孫碩膚言公當大任即誅管蔡非力不能但謙恭自不敢恐懼避位是自讓其大美而不居也赤舄者冕服之舄也几几者安閒之貌舄所以踐履者言公雖謙恭恐懼而其心安然不失常度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聖人道隆德盛安命樂天若舜之困於瞽叟孔子之厄於陳蔡其所處一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遇變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審於進退從容有常由仁義而無可疵是之謂德音不瑕也

詩演義卷八